

福建文学创作丛书

散 文

呷 曙

郭 風 著

福建文学创作丛书

散 文

曙

基 风 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1962. 5. 福州

內 容 說 明

本书共收散文廿九篇，作者用优美动人的笔触，歌颂了现在山区、沿海及解放军、渔民生活中的新事物新气象。这些作品都曾在报刊上发表过，曾受到读者的欢迎。

福建文学创作丛书

• 散 文 •

曙

郭 风 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(福州得贵巷18号)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01 号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3 1/2 插页1 字数58,000 印数1—6,200

1962年5月第1版

1962年5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T10104·291 定价: (6)三 角

目 次

第一輯

我們的支部書記.....	(3)
火車來了.....	(5)
霜 晨.....	(8)
大隊化肥廠.....	(10)
林產化工廠.....	(13)
山區氣象站.....	(16)
水文站.....	(17)
澗 水.....	(19)
森林中的抒情.....	(22)
杉樹王.....	(28)
竹林里.....	(31)

第二輯

海 堤.....	(45)
海堤前的造船厂.....	(52)
島上的春天.....	(56)
• 漁 村.....	(60)
海 澳.....	(63)
鯉魚孵化塘随笔.....	(67)
养蠔塘小記.....	(69)
夕 暮.....	(70)
島上的三八畜牧場.....	(73)
島上市鎮.....	(80)
水产收购站的灯火.....	(84)

第三輯

曙.....	(89)
漁民文化俱乐部和籃球賽.....	(92)
水兵和机帆船輪机手.....	(98)
在机場上.....	(102)
某部駐地.....	(105)
雷达站.....	(108)

第一輯

我們的支部書記

我們生產大隊的黨支部書記，大家都叫他老陳。貧農出身的老陳，從村里土地改革以來，便是我們中間的一面旗幟。

他朴素得好象我們村里的土地；

他堅定，恰如我們村后的山巒。

他帶領我們，在紅色的申請書上，寫上我們自己的名字，高舉紅旗，敲鑼打鼓，去申請參加公社；

他帶領我們，上山挖塘，築水庫——他帶頭跳進冰涼的溪水裡打夯……

他帶領我們，把村前的一座荒丘，開墾成為果樹園，種上李樹、桃樹和枇杷……

他倡議沿着我們村前的溪岸，種上棕櫚樹；

他常常到各家各戶串門，問寒問暖；

他常常在田頭，和我們商量，怎樣利用田邊，種點什麼……

有人說，我們的老陳是養雞能手；真的，他曾經把澳洲紅的大公雞和本地種母雞雜交，培育出一種能養到十一斤重的、能適應山區氣候、又能多生蛋的新品種。咳，我們的老陳是養雞能手，我們生產大隊的養雞場，還聘請老陳當顧問呢。我們村里，現在每家每戶都養了幾只老陳培育出來的“山區澳洲紅”！

去年春節的時候，老陳在他自己屋門的春聯上，寫上了拼音文字。這一來，我們村里各家各戶的春聯，跟着也都寫上了拼音文字。有人說，我們的老陳樣樣領先。

老陳，他已經五十三歲。

他很忙。可是，他每天都讀報。有時，開完會，時間已經很遲，他還在学习文件；在他的口袋里，一直放着一份黨的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文件……

從村里土地改革以來，他便是我們中間的一面旗幟。

他朴素得象我們村里的土地；

他堅定，恰如我們村後的山巒。

一九六一年六月

火車來了

“叮鈴、叮鈴”，下課了。

下課了。好象一群小鳥從鳥窩里飛出來，這山村社辦小學的紅領巾們，從他們的課堂里跑出來了。

他們跑到操場上。這操場築在削平的山坡上，四圍搭着竹籬，種植着一棵一棵墨綠的小杉樹。他們在操場上打球呵，滾鉄環呵，跑呵和跳呵。

嘟嘟！嘟嘟！汽笛響了。咋察，咋察，哦，火車從前面開過來了。

火車來了。火車冒起的白煙，在這山村和小學校前面山巒的林梢上旋轉着。——鐵路從山巒那里拐了一個彎，從小學校操場的山坡下面，往前伸展而去。

紅領巾們聽見火車汽笛的鳴聲，都跑到竹籬前面來了。有的手里還抱着小籃球，有的挾着鉄環，有的拿着跳繩，一個一個挨着竹籬往外望着。

他們多么喜歡看看火車開駛過去呵。看看那龐大的

火車頭，能够拖着一列一列的車廂，飞速地閃过去。看看一个車廂一个車廂的玻璃窗后面，有那么多旅客：有穿綠軍裝的解放軍叔叔；有臂上繞着紅布圈的列車乘警；有年青的媽媽，抱着小嬰孩对着車窗，往窗外指点着什么……可是，火車总是駛得那么快，还没看得很清楚，就又閃过去了。

看呵，他們一个一个挨着竹篱往外望着。又一辆庞大的火車頭，吐着冒起的一大縷一大縷的白烟，駛过来了：唔，这是載貨的火車……

那么长，那么长。第一列車皮，第二列車皮，第三列車皮，第四列車皮，第五列車皮，第六，第七……統統都是叠得高高的，整整齐齐的木材，統統都是鋸成一样长短的，粗大的木材；接着，一列又一列的車皮上，統統都是装得高高的，整整齐齐的毛竹，統統都是两边用木板和銀亮的鉄綫扎得稳稳当当的毛竹；接着，那一列又一列的車皮，四面围着釘成方格的木板，頂上盖着防雨帆布。那里面装着什么呢？哦，那么多，那么多的小猪和母猪，有白毛的，有黑毛的，有黑白毛相間的花猪；那么多，那么多大耳朵的小猪和母猪，有的站着，伸着长嘴巴在嗅着什么，有的躺在稻草上睡觉；这些猪，跟着那一列一列的木材和毛竹，飞速地閃过去了……

呵，那火車运載着我們山区的木材和毛竹，运載着

我們山岭上的財宝，飞速地駛过去了，奔向祖國的建設工地上去……

呵，那火車運載着数不清的小猪和母猪，飞速地駛过去了，奔向祖國的城市，奔向給它們安家的新的畜牧場……

呵，这山村社办小學校里的紅領巾們，他們站在學校操場的竹篱后面，——一个一个挨着竹篱往外望着。看那火車冒着一大縷一大縷的白烟，飞速地駛过去。小小的心灵，看得心花怒放，而且簡直看得入神了！

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七日晚，福州。

霜 晨

那小溪的木桥和它的栏杆上，都凝滿了晶瑩的繁霜。那停泊在溪边的木船，甲板和篷上都凝滿了晶瑩的繁霜。

那溪畔的高大的樟树，綠褐色的树干上都結了閃閃發光的霜花。那溪畔的芦葦間的清水，都結了透明的薄冰。那堆放在溪岸上的高高的木材，好象撒滿了洁白的銀粉。

那村庄的鱗次櫛比的屋瓦上，好象雪白的水晶在初升的晨曦里閃光。我看見这村庄四近的山巒和树木，在淡淡的蓝色的輕靄里，在初升的晨曦間，仿佛有万千晶瑩的珠宝在閃光。

那村公共食堂的屋頂，炊烟冉冉上升；那融化的白霜騰起氤氳的輕烟。呵，在村公共食堂不远之处，是大队的“三八”畜牧場。畜牧場的鋪着干稻草的屋頂和周围的木柵，木柵近旁的越冬的野草，仿佛都撒滿了洁白

的銀粉，凝結着閃光的水銀。

一个銀的、水晶的、閃光的珠宝般的霜晨呵。我看見大队的“三八”畜牧場前面有一个很大的池沼。池沼里原来是养殖飼猪的水浮蓮的，現在也結了乳白而透明的薄冰。

一个早春里的霜晨呵。我看見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，她的身上系一条蓝色旧布衫改成的围裙，上面有“三八”畜牧場几个紅綫綉字。她是飼养員；她是畜牧場場长；她是誰；她蹲在池边用稻草在点燃篝火——

哦，那池边挖了一个小小的地窖：上面嵌着玻璃，地窖里培养着几棵青翠青翠的水浮蓮。这是給留种的水浮蓮过冬的暖房。她蹲在这池边用稻草点燃篝火——

我知道，这是防霜冻的“熏烟法”。她听了天气预报，为保护留种的水浮蓮不受霜冻之害，在这里用稻草点燃篝火，守了一整夜，一直到現在嗎；她身旁篝火的余烬还在袅袅地騰着白烟。

一九六一年三月

大队化肥厂

用来破碎矿石的是那部巨大的石磨，还有石臼。

好多年以前，我在村里住过。我知道，这里原来是这美丽的山村里大家舂米的地方，村里的古老的舂米坊。我住在这里时，鹰厦铁路还没有从这里通过。

它座落在满岗翠绿的山麓。旁边两棵高大的、枝叶扶疏的、芬芳的樟树，已经有多少年了，它们的树荫，复盖着这安置磨和臼的、四面通风的避雨亭似的舂米场的木屋。

成为大队的化肥厂以后，它已经加以扩建：堆放钾长石的原料间；用石块和水泥修筑的一座公共食堂的大灶似的、用来烘干磨成粉末的钾长石的烘干灶……

村里可以捡到钾长石。山上有；山麓前面大盆地，那一条每逢冬天便枯涸了的小溪里，可以捡到钾长石；那通过村前的铁路线的筑得高高的路基左边，也可以捡到钾长石。

土法上馬。大隊部和各小隊商量結果，派了几位婦女到廠里當女工。她們手扶木架上，象過去舂米一樣，踏着石杵，把大塊大塊的鉀長石放在石臼里，舂成碎塊……

一只強壯的黃牛拉着笨重的、圓形的花崗石磨盤。它勤懇地、踏踏實實地、胸有成竹地使用力量，拉着那大磨盤。它看見那淡灰色的石塊，磨成麥粉似地流下來，心中感到十分歡喜嗎？

它有時傾耳在諦聽着什麼呢？它在傾听着那四對石杵有節奏地在敲碎石臼里的礦石？它在傾听着手扶在木架上的女工們，一邊踏着石杵，一邊在談論着什麼快樂的心事嗎？

那邊，烘干灶里的炭火旺盛地燃燒着。鼓風箱里吹出來的風，在鼓舞着歡騰的火焰。那邊，烘干灶的高大的磚砌煙囪為什麼沒有煙冒出來？哦，土法上馬。那煙囪里的煙，被用竹管引導着，通過盛滿冷水的大木桶；於是，有黃褐色的水滴從通過大木桶的竹管，不斷地滴落下來，滴落在旁邊的小木桶里：煙已成為氨水。土法上馬，這山村里的化肥廠，在進行着煙中取氨。

（我聽說過，這是大隊支部書記到縣里參觀化工廠回來以後，和廠里的女工們一起動腦筋，用山上砍伐下來的竹管代替鋼管，用盛水的大木桶代替冷卻器，試驗

成功了用土法从烟中取氨，把蒸发出去的“氨”捕捉回来……)

哦，一只强壮的黃牛一圈又一圈地兜圈子，它勤勤恳恳地拉动着磨盤。它，有时倾耳在諦听着什么呢？它在倾听着氨水象簷前的雨点不断地滴落在水桶里，心中感到十分欢喜嗎？

这山村里的队办化肥厂呵。它座落在滿崗翠綠的山麓。汽笛鳴叫。哦，列車冒着白烟，象一条长龙似地从村前的鉄路上开駛而过。化肥厂旁边的那两棵高大的樟树，迎風搖曳，仿佛在招呼着誰，仿佛要向迅速地开駛过去的火車交談着什么，仿佛要把村里的新鮮事儿和自己的賞心乐事告訴过路的列車……

列車迅速地开駛过去，它冒出的白烟，还在村前的田野間飄浮着，然后慢慢地淡了，淡了。

一九六一年二月